

中國動曲史探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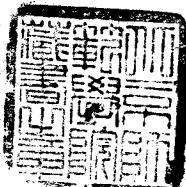
蒋星煜



蒋星煜

中國戲曲史探微

齐鲁书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2461

1072461

中国戏曲史探微

蒋星煜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11.75 印张 9 插页 260 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书号 10206·101 定价 2.90 元



作者近影

朱 18.

自打大娘为无所不包，把知而也都带了进去，具体化的“两廊僧俗”，更是有悖礼教、人情、佛典、清规的。如果不是“事已急了”，老夫人断不要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甘心去招致世俗的议论。

梅竹本為了强调这种权宜之计的不妥当，甚至使至场者也有其不以为然的感觉，这由梅本请老夫人再作审慎考虑。所以校订本在这里加了三句的省白：

外 请老夫人三思，不要后悔。

老旦 决不会言。

外 跟她说，少僧俗得矣。

这三句省白对原来的情节没有丝毫改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更精细了，事态的发展也要有层次了。作些修改处的文字，略十方的话本多些

原 稿

一撮棹師全伍選鋒盡貔虎看飛翥折衝在尊俎你
們兒和父何堪並勞苦兄和弟斟酌要緩撫軍士撫
大眾軍發難休幹樽酒知師克在于和

卷之三

夢使秦人以曉其
山皆是令報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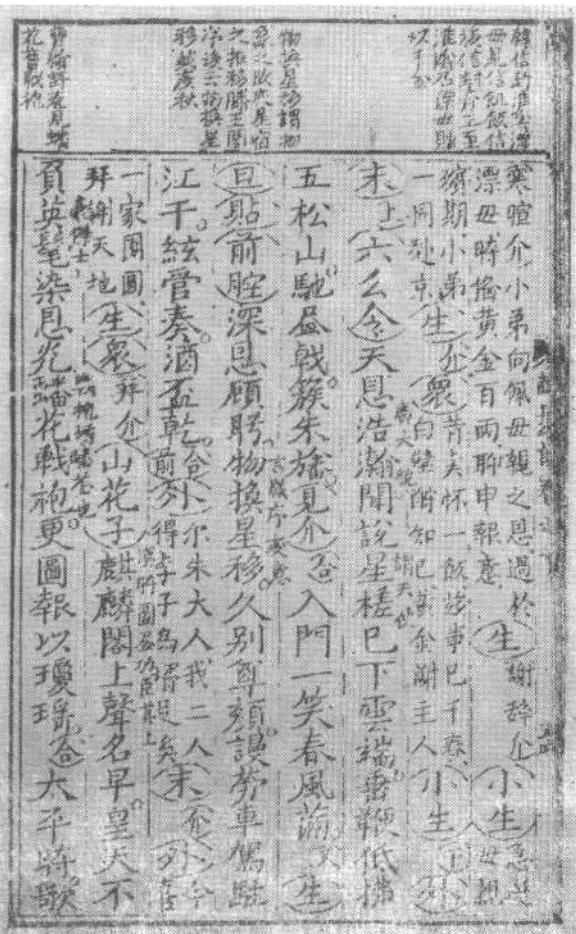
第二十一

夜遊朝軍將士
上接兵方得計持觀望任彼安危

好怪。我但
得失人不
如他甚。方
便有水入不要仔細。
照法却無事。上
天主宮四
處走了一
回。此應子故
事。故了。

瑣臘郎怪信陵誣本宗支他輕殺半檣興師不思烽

明刊《窃符记》书影



明刊《断发记》书影

徐文長公叅訂西廂記上卷

羊城平陽

潭邑書林 岁寒友 發兌

○第一韵

雀衆上大約考身姓鄭，大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國，不幸因病身
殂，招生淳淳，小字鶯鶯。年一十九歲，許指女工，詩訓書
算，無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許下老身之侄，乃鄭尚書之長子。
鄭恒為媒，因僂孩兒父親未死，未許說合。這小妮子，自幼就侍
候見的，喚作紅娘。這一個小厮兒，喚作歡郎。先夫棄世之後，老
身與女，同先夫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到河
中府將這妾室，寄在普救寺內。寺是先夫相國修建的，是明
天娘；香火院，況蕙法本長老。只是俺相公剝度的，因此俺班姑
道西廂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寫書，附京師去。冀州相公，
司博陵去。我想法本長老，是俺相公剝度的。因此俺班姑
傷感人也。呵

明刊《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卷首书影

音韻須知卷上

廣陵 李書雲 撰

吳門 朱素臣 校

東鍾

平聲 陰

東

凍

棟

平

之

元

忠

肅

夷

烈

太

義

忠

正

直

誠

誠

誠

終

絳

絳

衆

多

也

東

小

同

通

也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蓮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一時衍疑辨難不爲無功草草

羅未廣註誤猶存過吳門朱子

王漸菴齋因取經籍中奧解駢
字及轉音通用者相與尋繹隨

檢隨筆又以楊公之說古字駢音

清康熙刊李书云辑朱素臣校《音韵须知》

序文与卷首书影

中批出不復絲票擬朝政無章承允意不自安炳旣入見
遂擢吏部尙書不三日卽拜東閣大學士入直炳素諳柔
好聲色荏苒無風骨俛仰唯承允意武岡陷炳遂與承允
降隨孔有德至衡州有德恆召與飲食炳旣衰老又南人
不習北味執酥茶燒豚炙牛不敢辭強飽餐之遂病痼死
上之立也承隆武之敝祿位積輕事權解散及居武岡劉
承允驕橫脅上辱士大夫羣臣皆遜去莫肯扈從川黔總
督尙書李若星拜吏部尙書太僕寺卿楊喬然擢刑部侍
郎旣爲承允所掣制旋解官唯不恤廉隅者則介承允以
進輒俄頃拜大僚童天閱高光映蕭閭而躡九卿劉魯孫

清刊王夫之《船山遺書》本《永曆實錄》书影

物兒風月，救風塵。關漢卿作點鬼簿，作煙月舊風塵。舊
益救之，謁兩風字相複，則煙字爲是。同樂院燕青博魚。
李文蔚作點鬼簿，題有報冤臺燕青撲魚及燕青射雁。
二目無燕青博魚。

王寶甫西廂記不標淨旦丑之名，曰紅曰鶯。日本曰夫
日惠曰杜。曰飛然，則曰生者。謂張生非優人脚色之名
爲生也。

虞兆隆天香樓偶得云：兀刺赤元人掌車馬者之稱。故
拜月有云兀刺赤兀刺門外等多時。按楊瑀山居新話
云：中途有酒車百餘乘，其回車之兀刺赤多無禦寒之
衣。此掌車馬者爲兀刺赤之證。

序

这是蒋星煜先生的第四本戏曲论文集。为了替他这著作写序，虽然我右目失明，也勉为其难，因为我对古典戏曲和曲艺的研究有兴趣。首先我将他这书的后记看了两遍。因为我认为最知道写作甘苦的是作者自己。他自述平时读了不少明人的诗文集，几十年来日积月累，数量可观，便有左右逢源之乐，无须临时找材料，真是俯拾即是。他研究明版《西厢记》就能滔滔不绝地谈论，除专著《明刊本西厢记》外，《中国戏曲史钩沉》就又写了六篇，这本《中国戏曲史探微》竟收了十一篇之多。弥松颤同志同他谈起，可以编《会校、会评、会注西厢记》，蒋先生兴致勃勃地说，倘有专家能承担这工作，他也愿意参加。

其次，蒋星煜先生的治学态度严谨，遇一问题，总要从多方面设想，反复研究，决不先有存见。他对于吴炳是否爱国的民族英雄这一点，也不隐瞒他自己起先的错误看法，然后才从王夫之《船山全书·永历实录》中的话得到解决，吴炳的確是投降后患痢疾去世的。他对于同行朋友虽然在某些看法上有些距离，也不影响彼此间的友谊，认为这是“在党的双百方针得到普遍的贯彻时的可喜现象”。

为了不让我过劳，蒋星煜先生只拿这本书中重要的一些文章给我看。这本书的文章显然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古典戏曲论文十

三篇；第二组是论《西厢记》十一篇；第三组是清代地方戏和曲艺六篇。最后还附录了论述日本学者对《西厢记》版本学的贡献和日本能乐与狂言的两篇文章。我在下面谈我对这三组文章的体会。

第一组的首篇就是《辽兴宗为后妃演戏伴奏》，重点不在辽兴宗的伴奏，而在后妃不是清唱，而是穿了戏装演唱。曾巩《隆平集》卷二十《耶律隆绪传》中谈到“后妃易衣为女冠”“后妃入戏”这两句话。我认为，后妃扮成女道士来演戏，的確是前人没有发现过的重要资料，这是在演歌舞剧。

《汤显祖对张居正的认识及其在剧作中曲折的反映》这篇也是好文章。一九八二年，江西纪念汤显祖的盛会，我因病没有去，我只写了一首七律祝贺，诗云，“若士盛名垂宇宙，歌场绣阁伤还魂。托名仙佛刺时相，翻调箫钗叹半生。捐俸连廂建学府，纵囚元夜看花灯。行文可与莎翁比，新阁华采亮抚城。”我只说汤显祖《邯郸记》假托神仙、《南柯记》假托佛法来讥刺当时的宰相张居正，《紫箫记》和《紫钗记》只是咏叹自己半生的坎坷，却不知道《牡丹亭》和《紫钗记》中都有对张居正之流不满的话。蒋先生涉猎极广，还谈到海瑞、沈懋学多人也同张居正之流斗争。最后他还风趣地说，“如果我们站得更高一点”，可以说张居正对汤显祖有重大的贡献，倘若没有张居正的打击，汤显祖是不会写出光辉的“临川四梦”来的。

《吴炳降清后死于痢疾考》更是一篇有重大发现的文章。蒋先生还看出王夫之对于吴炳的批判是有分寸的，将吴炳列入《吴仲黄列传》，没有列入《奸佞列传》和《叛臣列传》。因为吴炳投降后吃了一顿饭，就害痢疾死了，此后并没有做什么坏事。这也是蒋先生细心的地方。

第二组十一篇论《西厢记》的文章。当然《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的王李合评本与神田喜一郎藏本》是一篇力作。全文近一万三千字，蒋先生仔细地校勘，对比，花了很多精力。

其他两篇有关广东的刊本《西厢记》的文章，《明羊城平阳郡佑卿评释、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只知道评释者名叫佑卿，连姓和履历都不知道；《清道光年间岭南的北曲演唱本西厢记》则是谈的吴兰修一本极好的演唱本，能在较远的南方广东演出，尤为不易。

其他的本子我没有见过蒋先生的文章，我已在开端总的谈了一些，这里就只能谈这样一点，即蒋先生论神田本《西厢记》一文先论到北图、上图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的：“凡例对散佚版本的反映”时曾谈到晚进王生的《围棋闯局》，认为这一佚文在现今京剧的《红娘》里也有，其实清末演唱的李日华《南西厢》里，早就有了，这就是昆剧在解放前常演的《跳墙着棋》，张传芳自己就演出过，并曾指导我们曲友演过这出喜剧，演出效果极好。

第三组地方戏和曲艺，虽是解放初期的旧作，《后记》在谈到柳琴戏的渊源时，经过三个月的仔细调查，发现江苏省徐州柳琴戏发源于山东临沂，这一段话就使得他的旧作有了新的价值。

对于曲艺平胡调（蒋先生作平湖调），我曾搜集了十来本脚本和十来本节诗（相当于弹词的开篇），与苏州有密切的关系是肯定的，但平胡调也有少量它自己的脚本和节诗。史实父等来沪演唱时我也到新世界去听过。这种曲艺有精华也有糟粕，精选汇编一本书是有意义的。最近看到《曲艺艺术论丛》一九八二年第三辑上有一篇施振眉和吴戈合写的《鲁迅提到过的绍兴平胡

调》，可供蒋先生和我参考。

最后谈到我对大鼓不是鼓词的看法。我的见闻不广，搜集资料也不全面。我在《曲艺丛谈》259—261面谈到大鼓与鼓词的区别。我说我是特指京音大鼓的。我曾搜集到六七十本鼓词，隋唐瓦岗寨的故事最多。我也曾买到过一部《三国志鼓词》，拿来与大鼓的段子核对，词句的差异很大。我所说的大鼓与鼓词的区别有“大鼓有唱无说，鼓词有唱有说”、“大鼓是短篇的，鼓词是长篇的”、“大鼓唱句衬字多，鼓词衬字少”、“大鼓不用醒木，鼓词用醒木”等条，我都已说过，并已作了详细解释。我只希望给我一个例证，只要一篇流行的大鼓，词句几乎完全同鼓词一样，我就信服了。蒋先生举白凤鸣说的《李逵夺鱼》有“李逵说：我可告诉你说，我这朋友”这一些白口。我在《曲艺丛谈》259面里也说：“有一次我听白凤鸣唱《火烧新野》里面有几句逢单句便是用说白而最后三个字才唱的。”我认为这都只是极为稀少的特例，并不是一般大鼓都有说白的。我再说一句，我专指京音大鼓，倘若有人能找出与大鼓几乎完全句子相同的鼓词，我就信服了。

总之，蒋星煜先生这本《中国戏曲史探微》内容丰富，美不胜收，我偶然有些看法与蒋先生不同，或有所补充，由于我与蒋先生是知己，也就附带说出来了。

赵景深

1983年6月

序

学术考证工作是理论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这方面的探微是有意义的。有时所探者微，所见者大。学术探微，不可为微而微，从微到微。历来钻牛角尖，烦琐无新意，是其大忌。擅于探微者，如勘探，如采集，贵洞察，贵分析，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如同“探骊得珠”，有所发现，才是研究工作者探微的目的。

读了蒋星煜同志的新著《中国戏剧史探微》部分文稿，感到这些篇章，虽从细处着手，却从大处着眼，能够钻进去，转出来，身入宝山有所得，以正确的观点鞭辟入里。他的考证方法是对头的。例如《辽兴宗为后妃演戏而伴奏》一文，在明刊董氏万卷本曾巩《隆平集》卷二十《夷狄·耶律隆绪传》中，发现有关辽兴宗“尝与教坊使王税轻十数人结为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尝夜宴，与刘四端兄弟及王刚等数十人入乐队”以及“命后、妃易衣为女冠”、“后、妃入戏”的记载，考证了辽兴宗皇后和妃子所演的不是歌舞，不是散曲，而是杂剧。从而提出了历代戏剧史研究者疏忽了辽代戏剧的问题，这就令人颇有空谷足音之感了。我国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皇朝，如辽、金、元统治者之对杂剧，清朝统治者之对昆曲和京剧，往往由于宫廷的爱好，提供了促使某个剧种形成和提高的有利条件，客观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与任何戏剧都是

来自民间和广大的作者、演员植根于人民之中，并不矛盾。例如：有清乾隆皇帝的爱好和提倡昆曲，清宫才有那样巨大规模的昆曲班。同样是由于他的个人爱好，才有较高水平的徽汉合流的四大徽班进京祝寿。有清末那拉氏的爱好皮黄戏，才有清宫升平署的建立和内廷供奉演员的承差演戏。由于这些统治者的欣赏需要，促使了演出规范的逐步完善和表演艺术的提高，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当然主导方面还是人民创造了艺术，即如京剧的形成和发展，毕竟是由于悠久的戏曲传统和广大艺人的创造。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等虽然偶而进宫演戏，但主要演出活动仍在民间。人民群众是培育戏剧艺术的摇篮。我们对此应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如果只是强调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艺术家的迫害和对戏曲艺术的摧残，显然是不够全面的。《辽兴宗为后妃演戏而伴奏》一文不仅提醒人们辽代戏剧有其研究价值，而且对如何评价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戏剧的关系，也不无启发。这就是作者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之处。它如《论朱素臣校订本〈西厢记〉》一文，对李书云序文中为王实甫的《西厢记》从历史上所遭遇的“五害”的考证，也是鼓励正确地推陈出新的好文章。认真研究《西厢记》遭受厄运的历史情况，有助于我们认识尽可能保留这一辉掩众星的名著的精神风貌，使其在舞台上活下来的必要性和迫切感。《关羽在古典戏剧中的艺术形象》一文，不仅考证了古典戏剧中对关羽英雄性格的成功塑造，也指出了神化其人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分析了关羽之败，不仅是个人悲剧，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他在军事上取得辉煌胜利的形势下，由于政治短见，擅自破坏了孙刘联盟而导致亡头亡国的社会意义。这些文章从旧说而不守旧说，是颇有新意的。